

临危受命前往伪满洲国



抗日战争相持阶段，李振远夫妇奉命奔赴伪满洲国，任务是建立东北情报站。二人乔装打扮，在“经理”陈卓毅的掩护下，坐火车前往。日本宪兵的检查严密，先是在车上看照片对照人的相貌，出站口又要人脱掉衣服检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振远的二女儿李小琳人小鬼大，机智地帮爸爸打掩护，躲过这两场危机，顺利过关。

夫妻俩分开排队 乔装混过山海关

抗日战争相持阶段，日寇在“伪满”的统治更加残酷。中央急于了解东北的情况，曾6次派人去东北，都失败了。在这危急时刻，李振远受命前往伪满洲国。他的任务是建立东北情报站，获取敌人情报上报中央。他乔装打扮，与家人再闯关东。

1943年2月3日上午，下着小雪，山海关关口前的一个广场上，人很多，排着队的人们冻得不停地挪步。快到通关检查口时，伪军把人们分开，令男人走一路，妇孺、老人走另一路。在广场的一角，李振远穿着长棉衫，打扮成50多岁的小老板，他头戴一顶狗皮帽，弯着腰，不时地咳嗽，手提礼盒来到队尾排队。前面的瘦小老汉回过头来问：“东北人？到关外探亲的？”

李振远猫腰点头客气地说：“是，回去看老娘，好多年没回去了。”老汉问：“头回过关？”李振远说：“嗯哪。”老汉低声说道：“俺们老百姓称山海关是‘鬼门关’，日本宪兵检查特别严，每一件行李都要翻个底朝天，每个人都要被盘问、照相、办证、交钱，雁过拔毛。”李振远说：“咋，这么吓人啊，请您老多关照。”老汉说：“我来过好几次了，你跟着我。不过你可要准备点小钱，悄悄孝敬‘二鬼子’，他们就不为难你了。幸好你上了年纪，身体又不好，否则很容易被抓去，抓去当劳工，许多年轻人去了，就再也没见回来。”

边说，二人边慢慢往前移。李振远还时不时回头看，后面又排上许多人，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：穿着厚旗袍、围着长围巾的周梅影抱着二女儿李小琳和掩护她的身着西服、大衣的“经理”陈卓毅。

到了关口，鬼子凶巴巴地轰赶着人群，伪军在老汉浑身上下搜了个遍，就放行了。李振远随后，咳嗽着，让他们搜，伪军盘问半天，照相，办了手续，李振远交了钱，一会儿亦过了关口。老汉远远瞧着说：“刚才过关口时，我看你在袖口里藏钱给了‘二鬼子’。可能是那家伙嫌少了，还揪了一把你的胡子，幸好胡子是真的，否则，把你当抗联抓起来，那就没命了，我都吓出一身冷汗。”李振远说：“为了看我娘，我头半年前就留着胡子了，我的胡子长得快。快过年了，临来前修了修，他再揪，咱这也是原装的。”两人都乐了，相互搀扶着向前走。

人们走出关口，就见一座大牌，上面刻着“王道乐土大满洲国”几个字，这是鬼子亲自修建的，并亲自把守，所有人都要向大牌鞠躬。李振远望着大牌出神。这时，一个鬼子冲上来，老汉急忙向前护着，挨了一枪托。鬼子叫喊：“不许停留，否则枪毙。”李振远听懂了他们的话，连忙转身迅速搀扶起老汉，连抱带拖地离开了那里。走了一会儿，李振远扶老汉站在道边歇脚。

李振远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样？伤着没有？”哎，都怪我，蒙了，看傻了眼。”老汉左右看了下，低声答：“不打紧，为了和家人团聚，还得从这块屈辱的碑前走过，是谁也气不过呀！明明是咱中国的地界，却被说成是他们的乐土。不过，你身手真快，要不然鬼子再打一下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丢在这里了。你是个练家？”李振远咳嗽两声，谦虚地说：“为了防身，老父亲教了俺



山海关车站。



日本宪兵在火车上。

几招，只是没学好。”李振远在老汉的帮助下，过了第一关。

小女儿机智应对 救了李振远一命

候车室熙熙攘攘，烟雾缭绕，灯光昏暗。上车后，周梅影、陈卓毅和孩子李小琳一起，坐在车厢一头，李振远坐在车厢另一头。李振远曾是东北抗联3军9师师长，是日寇通缉的十大“匪首”之一。知道自己是通缉犯，为不牵连妻女，约定让女儿叫他“伯伯”。

车厢内旅客寥寥无几，一些日本旅客夹在其中。列车走了好久，天色从黑暗变得蒙蒙亮。这时，三个日本宪兵来检查。他们先查陈卓毅和周梅影，孩子吓得扑向妈妈怀里，周梅影赶紧把孩子抱起来。陈卓毅沉着地用流利的日语与日本宪兵交谈。其中一个领头的日本宪兵生硬地问：“你在什么地方学的日语？”陈卓毅说：“我在东京留学时学的，硕士毕业后就回国了。”日本宪兵态度稍缓和地指着女人和孩子问：“她们是你的什么人？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”陈卓毅说：“她是我弟媳，我送她们与家人一起过年的。”

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细心的周梅影突然发现，后面一个日本宪兵手里拿着带有照片的小册子，一边查，一边核对人的相貌。周梅影紧张地张了一下嘴，又连忙闭上。李振远还不知道对着照片找人的事情，这太危险了。她不由自主地挺起身，希望李振远能往他们这边看。可李振远看他们通过了检查，就再也没往他们这里看一眼。

日本宪兵一步步逼近李振远，周梅影的心悬起来。女儿李小琳刚开始依偎在妈妈身边，抬头看

妈妈老盯着前面，听见妈妈口中念念有词。聪明的孩子突然转身向另一头走去。小琳一边走一边喊着：“伯伯、伯伯。”孩子摇摇晃晃地在大人和宪兵的腿中穿过。

周梅影的眼神也跟去了。她精神紧张，无意识地揪住了陈卓毅的胳膊。陈卓毅一看，也跟着紧张起来。孩子继续走着，推开大人的腿，仍然不停地叫：“伯伯、伯伯。”机敏的李振远听见了，抬头见周梅影焦急的眼神，马上明白了一切。他毫不犹豫抢上前几步，一把抱起孩子。日本宪兵刚好检查到他们，李振远左手抱着小琳，低下头，右手掏证件让他们查看。小琳紧紧抱住“伯伯”的脖子，遮挡了他的脸。日本宪兵看是一个带孩子的男人，没多检查就放行了。周梅影松了口气，身体一下软了，靠在座位上。陈卓毅也感叹：“我的天呀，好悬啊，多亏孩子。”

孩子及时大哭 又过惊险一关

火车开进奉天火车站，人们慌慌张张地下了车，挤挤攘攘地拥向出口。在出站口，日本宪兵站成两排，用刺刀对着人们。伪军恶狠狠地叫喊着，用警棍驱打着人群，人们来回乱跑，最后男人站一路，妇孺、老人走另一路，接受检查。李振远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提着礼品盒。

李振远见日本宪兵让人们脱衣服，心想，自己身上有枪伤和刀伤，是躲不过去的，怎么办？他看了看小琳，突然心生一计，对孩子说：“小琳乖，一会儿伯伯要把你放下接受检查，人多，你千万别离开伯伯，会走丢的，要不，你就大哭。”李小琳出神地望着“伯伯”，皱起小眉头，她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他们过了出站口，日本宪兵开始搜身，检查行李。没过关的人当场被拉走。一个日本宪兵用枪指着李振远叫喊着，李振远只好来到他面前。

日本宪兵命令：“把帽子摘下，大衣脱了，把手和胳膊露出来。”李振远俯身放下女儿，摘下帽子。李小琳抬头望着“伯伯”，她看见“伯伯”向她撇撇嘴，然后直起身，不理她了。小琳吓得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不停地叫：“伯伯，抱抱，抱抱，别丢下我，我听话。”李振远还是不理她，慢慢腾腾地脱着大衣。孩子越哭越厉害，李振远装作不知所措地叫道：“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他又俯身把孩子抱起来，照着小琳的屁股打了一巴掌，连声说：“你咋不听话，快别哭了。”从没挨过打的小琳哭得更厉害了。日本宪兵被闹得没法细查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让他们赶快离开。李振远慌慌张张地拎着大衣，捡起礼品盒，夹着孩子，迅速离开。他站在不远处等了一会儿，只见陈卓毅和周梅影相互搀扶着，接受日本宪兵的检查，陈卓毅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，减少了日本宪兵对他们的怀疑。另一个日本宪兵简单翻了翻行李，也把他们放行了。

车站出口不远处，一名中年男子穿着皮大衣，戴着皮帽子，警觉地四处观看一番，缓步朝陈卓毅走去。陈卓毅和他握了一下手，对走过来的李振远简单介绍：“这是我的老同学，叫丁执中，是这里的总负责人、经理。这位是李振远，从老家来找你的。”说罢，陈卓毅向丁执中摆摆手，仅几秒钟就接上了头。陈卓毅转身又钻进火车站，赶乘当日火车返回天津。